



米特朗頒授最高騎士榮譽獎章給加西亞·馬爾克斯

# 現實加幻想

ついでに  
ついでに  
ついでに

三年前，我在市政局圖書館主辦的「中國文學週」上發言時說過這樣的話：「談到挽救小說藝術的生命，拉丁美洲的小說家所作的努力，是必須重視的。哥倫比亞加西亞·馬爾克斯的『百年孤寂』，將歷史與幻想結合在一起。這部小說再一次證明『純粹寫實手法實不足用的。』」爲了說明這一點，我還強調：小說家應將小說的領域向幻想世界拓展。後來，「博益出版社」將『香港九一』交給我審閱，我寫的『讀後感』第一句便是：「將幻想與現實結合在一起，是當代小說家比較喜歡採用的一種表現方法。」此外，在『寫在「外國短篇小說選」前面』中，我也說了類似的話。我這樣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強調「幻想與現實糅合」的重要性，因爲這是一條應該走而可以走得通的路子。現在，加布里埃爾·加西亞·馬爾克斯因「治幻想與現實於一爐」而榮獲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傳來了，我急於要說的是：「幻想與現實的糅合」雖然是可走的路子，却不是唯一的新路。有才華的小說家要是有野心的話，應該尋求其他的路子，走在別人前頭，不能跟在別人背後。

有一個時期，拉丁美洲作家也是跟着別人走的。他們深受歐洲文學的影響，摹倣多於吸收，寫出來的作品缺乏獨立的性格。沒有人會在那個時期期望拉美作家寫出偉大的作品。一世紀前，阿根廷思想家薩米恩托(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 一八一—一八八)曾勸智利作家「將敏銳的觀察力放在自己的土地上，放在自己的民族上，放在習慣上，放在風俗上，放在已存在的問題上，用熱誠的心將可以感覺的、發

生在身邊的事情寫出來。……」他認爲這樣做，「即使形式不完善，內容也是豐富的」。換句話說，薩米恩托要求作家扎根於自己的土地上。雖然這是極可寶貴的良言，被接受爲藝術尺度却是在拉美作家認識吸收比摹倣更重要的時候。拉美作家有了這種認識，才開始將拉美精神灌入作品，使作品流着自己的血液。

薩米恩托這一番話是對智利作家講的，也影響了拉丁美洲其他地區的作家，包括加西亞·馬爾克斯。

加西亞·馬爾克斯在接受彼得·史東的訪問時說他不但深受卡夫卡的影响，還吸收了喬也斯、吳爾芙、福克納、海明威等人的作品中的營養。他的獲獎至少使我們知道墨守成規是阻止進步的最大障礙。瑞典皇家學院對他的作品所作的評語是：「他的長篇和短篇小說治幻想與現實於一爐，反映他故鄉的生活和衝突」，顯示他已接受薩米恩托的忠告。不過，更重要的是：他有勇氣「治幻想與現實於一爐」。小說是一種可以捏造的文學結構，在反映現實時，不妨加一些幻想。加西亞·馬爾克斯要是沒有讀過『變形記』的話，也許不敢將幻想與現實結合在一起。不將幻想與現實結合在一起，『百年孤寂』就不會寫得這樣成功，而瑞典皇家學院恐怕也不會將這項榮譽頒給他了。

作家必須有勇氣作新的嘗試。沒有勇氣作新的嘗試，決不可能寫出突破性的作品。那些將新技巧或新嘗試視作邪門歪道的人，都是腐儒！

(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一日)